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五

皇明紀畧

長洲皇南錄著



後湖志國初天下戶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計六千五百四十八口計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計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國初田土計八百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千八百稅糧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二百五十五石至弘治十五年田土計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頃七十五畝零稅糧二千四百四十八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石六斗一升如此則戶日衰而田愈少有司不察漏開冒報之弊徒為重役加派之徵無惟乎民之日困而偽之日滋也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有神光燭天明日廟忽移置東路今其地方丈許不生草元至正乙未夏渡江自和州取太平路丙申春取集慶路丁酉春取寧國路秋取揚州路戊戌春取建德路冬取婺州路己亥秋取衢州處州路庚子夏取信州路辛丑冬取饒州路壬寅春取江西諸路癸卯秋克偽漢陳友諒甲辰春稱吳王湖南北江東西諸郡皆平秋取廬州路乙巳春取賓慶路夏取襄陽路丙午春取高郵淮安徐宿濠泗穎安豐諸路冬取湖杭嘉紹諸路丁未春取沅州路秋取平江路張士誠平冬取益都路及濟寧萊州東平由海道取福州戊申春即皇帝位南取建寧延平路比取東昌路秋克燕京元帝比遁遂

九十四年而
帝業成

清中原天下一統萬古帝王所自立之地穠于夷狄者百年一旦取而復之

即位二載而科自開

國朝科第自洪武庚戌至甲寅五年皆秋試辛亥春試宋濂所謂二月會試畢三月太祖幸臨濠八月駕旋九月廷試傳臚唱名於午門外是也會元俞友仁狀元吳伯宗十五年以後仍舉秋試而春試定於乙丑方孝孺撰南畿鄉試錄序謂至甲子而始盛乙丑春試會元黃子澄狀元吉安登科錄作程以善平陽縣志作丁顯當是戊辰會元施顯狀元任亨泰辛未會狀元皆許觀即黃觀登科記作韞克忠雜志是年狀元福建陳郊太祖以一榜皆南人覆試得克忠以下皆北人故陳郊無傳甲戌會元彭德登科錄不載狀元張信丁丑會元宋琮吉安題名記以尹昌隆為狀元或云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宋琮陳郊皆除名故以尹昌隆為首陳都憲鳳梧言國初有詹狀元者以事除名故登科錄缺而國子監碑亦廢疑即是科也庚辰會元缺狀元胡靖即胡廣廣與楊溥同與廷試初擬溥為狀元而廣次之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胡廣人對蓋謂溥也館閣誤聞遽以廣為第一求樂甲申會元楊相水東日記作劉子欽狀元曾榮丙戌會元鄭文與吉安題名錄作朱縉狀元林環己丑會元陳遂是求樂七年試畢上幸北京至九年辛卯廷試狀元蕭時中見王直撰錢文肅神道碑壬辰會元林誌而狀元亦擬之

太宗曰馬鐸氣象廣大林誌學問淵源當以鐸為首誌次之故馬鐸為狀元乙未會元洪英狀元陳循戊戌後皆有錄可考而求樂甲辰狀元初定豐城孫曰恭文皇曰朕方用刑尚寬期無為而

化遂以無為刑寬為首曰恭第三水東日記謂臨汀張顯宗狀元及第前一夕高皇宴下有一釘掛兩絲墮地撫汀志皆載顯宗進士及第按顯宗當為汀之寧化人及按地誌作丁顯日記誤也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日上臺儒釋道三人來見傳臚狀元彭時儒士榜眼陳鑑嘗為神樂觀道童探花岳正嘗為慶壽寺書記東里集載豐城朱善字倫萬初授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後至文淵閣學士不知是舉為何名呂州志載程瓊登洪武丙辰科進士任御史于賓楊膺登洪武己未科進士實任給事中膺任中都國學分教則庚戌以後乙丑以前皆舉春試矣盧熊作吳郡志謂洪武四年金壽榜瓊崑山人續志者皆以列於狀元施槃之前歷考崑志及訪崑之耆舊皆無所謂瓊者練歷代小史卷五

安子寧作金川玉屑集有送花狀元奉詔歸娶詩亦無考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又有馬兒潑兒其後悉令歸宗周舍即沐英見史傳而功臣錄載朱文剛朱文遜亦皆養子文遜取無為州與守將花雲拒陳友諒死難文剛即柴舍與耿再成守處州被苗帥賀仁德等所害都指揮使徐司馬即馬兒都督僉事何文輝元帥世隆孫也即道舍武宗時被寵遇者亦稱義子勇士教坊伶人多冒名其間不可悉數如朱寧朱安者宦官子弟也許泰江彬者武冒也周惠疇者中書也其與國初義

子異夫

太祖吳元年八月令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征張士誠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卿等討張士誠戒飭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毋焚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汝等母忘吾言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張母墓在盤門外人稱為太妃墳百餘年無敢樵採者太祖之德厚矣弘治間一達官之子知其中有可欲恃勢肆奸盜發之得其金寶鉅萬益富橫吳中後屢為人訟於按使竟以賄脫嗟乎太祖之法能行於草昧震蕩之時不能行于昇平安養之日能行於披甲荷戈之士不能行於世祿純褲之子措太祖嘗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為官吏永樂二年李衡舉進士自言臣父洪武中死於法不敢遺例干進上曰

歷代小史卷之五

四

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朕不爾罪宣德七月上命大學士楊士奇曰舜極慈用禹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刑之家今不在近侍乎汝於勅諭中許過犯子弟有文學才行者並聽舉用今刑喪過犯之禁當止論本身而官吏往往受制何也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副榜進士之例

太祖即位追封繼祖為義惠侯妻婁氏為夫人繼祖蓋嘗割地以

妾 皇考妣者也

宣德元年以蘇松嘉湖諸郡多豪右不法命大理卿胡濙參政葉春錦衣衛使任啟御史賴瑛按治之一時被沒者凡數十家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備任
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投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
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於用太祖之法弛矣

予在儀部得閱安南所進鄉試錄稱承宣使阮公正參議陶正卿洪
德二年辛卯秋八月集管內士試之制分四場一四書五經義二
制詔表三詩賦四策列所取七人曰阮井吳子盈范頌黃綸劉汝
虞武敬武德清前叙海東府雲長州知州范托後叙海東府萬寧
州知州黎化策中稱聖朝格運太祖高皇帝以天錫智勇之資

躬億兆君師之任首設明經之科以求鴻碩之彥其規模洪遠矣
文皇帝克詰兵戎鼎新科目文武並用各適其時皇帝聖神文
武奮發有為敷責前功規恢盛治科舉既已舉行文武又以並用

歷代小史

卷五

五

則我列聖德化被於海外者可徵也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

憲宗賓天下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為成法云

成化間楊文懿公守陳嘗具疏言國成史不可滅建文中朝政與忠
於所事者史官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緝疏未上公逝矣弘

治時禮部主事吾蘇楊公循吉嘗遣子疏復建文廟號中沮近有
革除錄板行天下然一時死義之臣漫不可考者亦多也

夏忠靖公原吉嘗諫征北虜獲罪籍其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
器而已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遣官校

逮繫檢其橐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二公皆

湖人也

唐初運敬德與我朝常遇春俱封鄂國公諡忠武蓋不但勇畧之似而功烈亦相伴也

正統中民間有輸穀一千二百石遣行人賫書旌義之表其門
太祖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父老經濟等來見上與之宴歡甚誠
其訓導子孫為善且曰濱淮諸郡尚多寇兵不宜遠出此與漢高
過沛使父老佐酒事同而慰勉之意尤拳拳也

右副將軍李文忠獲元諸孫的買八刺等送京師獻俘太祖曰古
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商曾用乎但令服本俗衣以朝仍賜衣
冠建第龍光山封崇禮侯

宣德四年都御史顧佐憲度嚴明有吏挾私怨摺佐賣放隸卒上命
佐自治之且曰易被以給芻薪不足為過也今京官俱給柴薪皂

歷代小史

八十五卷

六

隸銀兩疑始此

太祖嘗以太醫院使葛京山院判却有才鄭德素有功年老特令致
仕而以其子代職今太醫院官族得隸籍供事疑始此

文皇嗜沈度書法嘗鏤其名氏於笏塗金以賜度孝宗極嗜之官
其孫世隆為中書舍人

弘治癸亥以往孝宗時召內閣部院大臣於文華殿或寶座後平
臺間咨訪時事慨然欲復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

陽謝公遷在內閣學士吳公寬制誥倪公岳戴公珊楊公守隨皆

召自南柳岳為吏部尚書珊為右都御史守隨為大理寺卿時戶

部周公經禮部傅公瀚兵部馬公文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鐸

既而尚書許公璉劉公大夏韓公文郁御史史公琳張公敷華侍

卽王公整相繼代任一時得人其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者舉用殆盡

國朝事蹟永樂間凡郊社慶成聖節皇太后壽誕東宮千秋節祭太廟社稷先農皆賜宴今特慶成有宴皇太后壽且賜麪聖節給宴賞鈔諸祀分胙而已

正德庚午太理評事羅僑疏請視朝經筵上大怒逆瑾欲腐僑曰使僑入內乃知從違之勢於是廷臣會議莫敢出言予奮筆草疏曰僑之輕言固迂妄當誅而僑之敢言則忠誠可憫舉朝稱善上怒亦解僑僅免官去

逆瑾時又詔餘姚人輕薄不許選京朝官有在任者皆調外後又詔下江人不得濫用

歷代小史 卷十五

七

天順間李賢自郎署入翰林歷至內閣劉崇益自方面入為祭酒正德間劉宇自縣令歷都憲曹元自郎署歷方面皆驟至內閣王雲鳳自臬司為祭酒事同而公私異也

太祖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笄穿壁四句為字式太祖怒曰堂堂天朝何譏誚如此腰斬以徇經生信四明人特為翰林修撰

國初選庶吉士分置府部如乙丑進士于子仁為參軍府庶吉士見劉三吾送行序永樂以後始隸翰林院命學士教之

國初李秉正犯罪免歸墮其四歲女為資大祖命腐之以為不父者之戒見御製集

六科遇公事差遣除都給事中不動餘以次行正德庚午冊封占城

國王禮部請以給事中李實為使內批還着李掌科去蓋捕禮科都給事中李憲也。瑾嘗以為皇門且曰爾等出入天子之門故稱皇門。宓勉之當時以為笑談也。

正德己巳詔問教坊童孺百人送鍾鼓司習技。又詔天下擇其技倡優以進。時廣平進筋斗色數人技巧絕甚。瑾誅乃移檄止之。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謙各省主試以進士為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瀛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劾揚為不孝。主為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

光祿寺凡供用內府醮祭果品俱用簇釘。儻工甚費。厨役恒苦之。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五

孝宗察知其狀。命改為散裝。且曰奉天格祖在誠。孝不在侈。美也。自後率以為例。時予適為膳部員外郎。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為武宗所眷。得賜殊服。優寵嘗奉

勅祠于泰山。攝卿而行。後乞骸歸。西山自號雲樵。尋被召用。特賜堂名曰勉起。中外于者爭以奇貨賂之。得所願者賢報以名香。

目曰雪中春。信為朱寧中傷杖死。賢父亦以技受寵于憲。廟任為中書舍人。

禮祭社用上戊先朝偶以事遲至中戊。遂因循之。弘治間御史四

明金洪疏其事。洪素刻薄。至是尤極。於肆將使禮官屈意上察。知

之視朝後。召禮書張公昇於寶座後。命止。且揭帖陳所由以進。洪

疏免。彊明日詔復上戊。若不與洪者中外稱快焉。

對音定
對音就
對音保
對音竹也

景泰間內閣商公輅等協府院奏西廠太監王質年幼百戶常英奸惡肆志遂罷西廠至 正德間始復時又立內刑名廠逆瑾主之未繫一人而瑾事露首下焉若為瑾設者

仁宗設弘文館命翰林學士楊弘濟侍講王汝嘉居之以備顧問又擢給事中何澄編修楊敬與儒士陳繼共事見繼送何序館在大內之西 正統初始革

朝廷缺經筵官內閣悉於翰林中選正統初 章后內批云如何不見推舉外官於是劉球等數人自部屬進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人于丹墀內同賦白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為第一 王涯為第二餘賞賚有差

孫賢當廷試日上偶行至其處問其姓名對曰孫賢上因誦但願子歷代小史一八十五卷

孫賢之句諸臣遂疑上注意於賢奉狀元及第矣

景帝即位始求顏孟周程朱之子孫各一人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祠

武宗時以工部尚書才公寬摠制三邊公率師大敗北虜乃悉命左右追襲無一人自衛者於是公平日所慢士得詐為虜伏兵執公殺之竟莫能究徐參政翊時為西安守知其事

嘉靖初甘肅都御史許銘以城省軍餉被衆焚其廨宇而殺之大同都御史張文錦委參將賈鍵開白溝河鍵以苛刻為衆所殺文錦執其首惡將按之竟亦被害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水方合 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 上曰春迎之即至耳焉能俟之命迎春於揚

州之東如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漸臣民駭觀

武宗自南都還駕過鎮江幸閣老楊公一清第逵夜暢飲製數詩刻于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數石去幸閣老靳公貴第撫其柩選番僧善呪者獻之

武宗嘗狎邊妓劉氏時稱為劉娘娘劉恃寵畧不以上為意苟有所忤輒稱病不起上為之失措然多所規輔如蘇杭之行決矣而劉以百計止之上幸鎮江劉輒先過江遣人促駕刻期以返於是衆不以為怨竟免於禍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如七品官月支本色米七石足以養庶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拆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拆色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餘皆拆色拆色以鈔為準米一

歷代小史卷之十五

十

石拆鈔十五貫或二十貫鈔法不行不值一錢布一疋值銀不過五錢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或通不得支其何以養廉其何以使之不貪

建文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葱葱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為文皇識也

都太僕言仁宗監國問諭德楊士奇曰哥窑器可復陶否士奇恐啓玩好心答云此窑之變不可陶他日以問贊善王汝玉汝玉曰殿下陶之則立成何不可之有仁宗喜命陶之果成士奇不悅後以玉弟汝嘉卒其子乞墓銘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禁林而長厚之德人於汝嘉無間言蓋亦為此而發也

太祖嘗以胡大海配享晉下壺廟封楊國興為宜興城隍顯佑伯

太祖征陳友諒於鄱陽湖被圍甚迫介士韓成請服龍袍冠冕誑賊
投水死圍解友諒平上念成忠賜封高陽郡侯建祠於康郎山有
司歲時祭祀子觀授散騎舍人論者謂成與紀信誑楚事同而成
之食報則異文皇靖難時有一瑞服建文袍帶赴火死此又與
紀信韓成事同而其姓名無傳焉可慨也

宣廟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糧長
以郡遣覓得甚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虫必
異竊視之躍去矣妻恨自經而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馬
劉瑾擅政忌張永軋已乘逆儲之隙命永帥師討之意儲勢方熾永
邊無功因可剪也永未至安化儲就擒永初出師奉勅乘馬由馳
道上親送出正陽門瑾益不平計其歸必復

由正陽門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十一

入列衛校俟而擒之永竟入崇文獻俘既畢上曲宴於豹房語甚
洽永因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為曰欲為天子上曰彼為天子
必有安我處永曰彼為天子尚有安陛下地耶上怒然已酣醉夜
分矣永急呼馬永成等扶上乘馬排闥門瑾以直宿閣中怒出不
遜語永曰上在也瑾益怒罵不置上始知瑾狀命繫於菜園待罪
明日下內刑服又明日捕瑾黨俱下錦衣衛獄詔百官廷鞠瑾顧
左右廷臣曰諸公有今日誰不由我若我及諸公宜皆知之衆惶
汗歛避惟駙馬蔡公震禮書白公鉞正色叱曰亦有不由者乎命
批其頰按以叛逆

正德戊辰廷試閣老焦公考以其子黃中不得及第僅居二甲第一
遂變制刻其所對策并刻二甲第一者是年庶吉士入院僅四月

而授編修黃中與史書劉公字子仁力也踰年黃中出使特陞侍
講後以瑾黨皆免歸餘多外補實黃中仁累之也

裂

弘治乙丑春朝鍾新成而細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裂五月
上崩崩之日大風拆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而上者

正德初逆瑾等八黨被寵而王岳獨守正每言上動靜於內閣故諸
臣得以實諫瑾察知忽傳旨命岳南京鎮守刻期遣行復使人偽
為衛校持旨追至清源賜死截其耳以為信於是偽詔斥內閣部
寺科道數十人文士之禍始慘矣

八黨自王岳死後但存五人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也外雖
和同內實相傾及瑾誅魏彬在司禮監馬永成欲易鎮守內臣勅
仍與刑名等事彬曰已有詔革不可復行永成怒曰凡享吾輩同

歷代小史

卷五

十二

議爾何敢專因毆彬二人訴於上兩罷之乃以張永管司禮監無
何永為內官能茂奏謫孝陵司香谷大用亦以事罷京師謠曰馬
飽不用喂鼓破不用張五人同一心劉瑾去頂缸方音呼魏為喂
谷為鼓也

王文恪公言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上命置酒於樂館集公
卿大臣侍飲極歡東里公獨不豫是日一學士醉歸忘其帶詞林
為賦醉學士歌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為文五十篇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
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為文於內閣謂之投
獻殆亦制科之意後歸其名廢不用

洪武癸未 文皇渡江天順癸未 貢阮炎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

三月殿試於是有前後甲申科之稱正德庚辰以武宗南巡故其手春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有辛巳科三科皆登極之年殆運數使然

救園雜記楊文貞公妻早世止一婢侍太后常召入內見其容服甚陋命嬪御為粧沐且賜衣餼笑曰楊先生當改觀矣

常遇春死子昇以罪謫戍蔚西戴平巾肩輿呵從太祖令人往刺之昇覺乃自盡

李景隆初禦文皇既而降為文皇所薄舉家置獄中正統間始釋其後

正德十四年諫止南巡請戮朱江彬者俱被譴謫主事陸震行人李惠孟陽俱焚死

歷代小史卷之五

十三

國初冬至正旦節百官皆賜宴高皇曰誤其祀先奉親於朕有不安也乃命賜宴賞鈔今聖誕節亦以為例國初條例與會典差異靖難兵渡江吏部尚書張統自經於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而未備者

正德間刑部吏有被郎中捶辱者乃指其盜易贓絹事訴瑾瑾按實曹臣悉被黜而擢其吏為刑部司務諸曹皆不能安張彩言於瑾改易州幕官

成化間朝行忽自相驚擾如有鬼物使之者而實無所見也上亟還宮竟莫測其故

洪武三十二年四月建文以讒言遣人困湘獻王于宮城欲執之獻王具衣冠赴火死門官皆從之見解公縉所撰神道碑文

宸濠之叛也。上傳肯云便着提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揔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提各鎮邊軍前去征勦。蓋自謂也。

正德十四年三月兵部郎中黃鞏陸震奏為陳言圖治崇聖學通言

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等六事。其曰名號指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也。曰遊幸指上幸大同太原陝西榆林延

綏諸處也。曰小人指朱寧江彬奸狠倣誕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

此始也。二臣皆被責百數震死鞏罷職去彬使人追刺於途有管

洪主事知而匿之給刺者已前往矣鞏得微行免於難。嘉靖初

詔起為大理寺丞未幾責傷之疾發卒。

正德己卯逆濠傳檄有顛覆典刑壞亂紀綱朝儀盡廢廟祀不脩建

寺禁中路處妓女玩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賊賤

靡不樂為。蓋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裡。東至永平諸處西極三邊

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穀詠諫臣以拒南遊之阻既奪指揮之

妻稱為馬后。又納山西所獻娼婦呼為娘娘等語。

正德五年六月上自稱太慶法王命吏禮二部便寫勅鑄印與他時

予為儀部郎中專印事。

弘治戊午秋仁壽宮災正德甲戌春乾清宮災嘉靖改元夏月精門

災乙酉夏仁壽宮災。

古人謚必有議謚不當則加貶削我朝之謚國初猶存公道如魯卽

曰荒伊卽曰厲是已其後惟官尊者有謚謚定無改奪者古意蓋

蕩然矣。又官由翰林方得謚為文而劉公球謚忠愍以其節也若

魏文靖公驥葉文莊公益吳文恪公訥姚文敏公夔卽文莊公寶

則翰林之制安在謚以易名故陳公文以翰林謚莊靖若尚書金
公忠謚忠毅王公文謚文愍則易名之義又安在乎

嘗聞印綬監一老內使云國初鑄將軍印十六顆見行者十顆即征
西征南征虜征蠻諸印是也餘貯御榻之側有事則請而行之又
按條例國初鑄將軍印紐有立虎伏虎車火珠雙火珠之別其文
則皆風字篆取其神速也

成化間山西陽曲王以敗倫肆惡問章為庶人求辨至百餘本皆被
切責正德初逆瑾受賂銀二萬兩特旨云鍾鍍准復王爵自是求
復者蜂起矣

弘治丙辰科道官文章極言皇親壽寧侯太監李廣事朝廷震怒悉
下錦衣衛獄僅存三數人署事而已人皆危之翰林楊公守址以
歷代小史卷五

書厚諷屠太宰鏞乃協群臣力諍於是僅免

十五

孝宗嘗罷朝宣都御史戴公珊於寶座後問近來御史在外多生事
害人珊對曰有之由吏部所選也上曰吏部選在一時爾之教
誨在於平日何得但言吏部耶今宜察其甚者一二人奏來處治
自能斂百矣珊愧謝而退

孔廟去朝堂數里凡春秋祭皆在夜分時禮畢趨入朝稍緩即誤

弘治己未刑部主事陳鳳梧奏言是祭丙而非祭丁也上然之命
百官是日免朝著為令

朝制端陽節賜百官摺扇綵索寒至賜百官戴煖耳正德間以時賜
百官穿紗羅紵絲

孝宗之崩病熱也院判劉文泰以熱劑進上湯甚索水執不可關臣

有進瓜者。上啖之。僅能出言。召大臣受顧命。於是文恭下獄。然僅謫廣西戍而死。

國初太學成。太祖喜曰。有福者在此。坐蓋言太學也。時上偶坐廣業。其後生徒出廣業者。率多顯貴。視他堂特盛。遂相傳為上言。吳文定公卒。後朝廷贈官議謚。命祭葬。仍官其一子。為中書舍人。時公長子頊已承蔭。為國學生。部以次子與進。上特改頊為中書舍人。而以與補國學。謂弟不可先兄也。群臣嘆服。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冤者。上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闢也。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五

十六

京師祭孔廟。先二日。上御奉天殿。傳制百官朝服侍班。內閣臣受命攝祭。鴻臚寺官二員。導引至朝房齋宿。次日詣廟。祭酒司業迎至中道。習儀止。用鳴鑼設樂。而不作。引官曲躬斜行。知導上禮。百官陪祭者。列銜籍。中謂之集禧簿。予嘗三主其事。

弘治癸亥春。大風伐祖陵松栢。上遣禮侍王公華往鳳陽祭告。公陛辭。俯伏三叩頭。上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叩頭。時朝行。嘆其知禮。蓋前此二事。叩頭捻一俯伏。若作一事也。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十餘人。進馬報稱。三千人。太監王振怒。其詐。馭去馬。價虜使失利歸。秋七月。野仙等大舉入寇。否泰錄言。野仙求婚。通使皆私許之。因進馬為聘。朝廷不知。答詔無許。婚意野仙媿怒。於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既遣駙馬并源等四軍禦。

之主振勸上親征至大同還駕八月十三日至狼山為虜所及
至土木去懷來僅二十里以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遂被圍一
五日英宗北狩古襍錄言朱勇兵敗於鷄兒嶺駕駐土木人馬
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地至二丈餘無泉寇見不行退圍忽傳起
營南行就水未三四里虜復進圍四面擊之二十餘萬人中傷者
過半死者山積衣甲兵器盡為虜有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
盛於此者也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捉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
得也夜寢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
無光慧掃軍門勞感守心犯斗山崩地震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
華承天俱燬正統開浙中山移於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歷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沒千餘家南京殿宇火明
日殿基生荆棘二尺許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災而後九廟成揆
之人事皆天數也

京師有崩侍即衙衛崩為吳香山人斲工也永樂間召建大內凡殿
閣樓榭以至迴廊曲宇隨手圖之無不稱上意者位至工部侍郎
子孫猶世二葉弘治間有仕為太僕少卿者今江南一工巧工
皆出於香山近七陵九廟等功成工匠為卿者多矣而工曹亦被
濫恩時謂工官轉遷何異斜封墨劾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與言官論未寧念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
白於大司馬王公變者王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

匿寧屏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術之即傳旨罷彭官而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家衆皆秉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爲之稱寃時陸太宰完稱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呼於朝幸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皆以應濠黨編籍盡籍初詔起彭公爲兵部尚書云

正德間上命太監廖其鎮守河南等處訪察官吏賢否兼理軍民詞訟總督黃河一時鎮臣勅任鮮有比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臣關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有水上疏聞悞罪曲爲掩飾子器伏責中外惜之

郊祀省牲日駕還無樂正德間上始命製之樂章爲李文正作也

歷代小史卷之五

十八

逆瑾時文臣被關木之刑者不令坐臥不數日輒死山西劉御史澤被刑時夜有金甲神來伏於地令坐其背上又嘗以藥啖之邏校多有見者劉獨得生後起知揚州

成化間夷人於朝堂爭賞衆莫能止太宰屠公鏞時爲御史奏曰夷人當宁喧譁似有不平合著通事查問既不失大體而遠夷亦知所畏上甚悅群臣亦敬服焉

逆瑾當國懼無以懲言官者大學士焦公芳進計曰文臣所惧惟杖責耳於是首木笞捶之法日熾後悉以爲例

永樂二年曾祭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兄弟也文皇御批啓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

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顯良哉批述曰表偉

之才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君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
曰辭足以諄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尔第三勉其
未至罔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胤
裘為私礼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
得知院亦聚兵殺也先始及於是土木之忿少雪事隱鮮有知者
近出於胡氏子孫而郭却倅汝載為弔言之郭胡至親也

汝載又言忠安奉使於外馮土酋以櫻桃三奩來饋公問所欲曰求
洪武正韻耳公與而却之 文皇使人覘知之公還因濬問曰櫻

桃小物道渴中何却耶公曰因求書故却耳 文皇嘆賞久之

高皇將宴群臣預題一詩命武臣習之至日群臣應制作詩而武臣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卷

十九

特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進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
五湖四海春融七群臣知上意也皆謝不能

洪武三年命福建行省都事沈秩監察御史張敬之使勃尼國永樂
五年命太監鄭和使古里國即西洋大國也七年使蒲刺加國十
一年命陳誠子魯使西域歷哈密火州別室八里哈烈撒馬罕兒
諸番又命和使古里歷占城爪哇暹羅啞魯蘇門答而南淳里榜
葛刺錫蘭小葛蘭忽尔沒廝阿丹天方四十一國二十三年八月
詔停止和與王景弘族之二率官兵萬七千六百有奇船三十號
大者長四十五丈會稽馬歡作瀛洲勝覽太倉費信作星槎勝覽
宣德間將命使通西洋諸國會 英宗踐阼不果

李文達公言 宣帝上賓 張太后即撤宮中玩好罷不急之務禁

中官差遣政歸臺閣委重二楊雖太監王振無敢專擅故正統數
年天下休息人稱為女中堯舜救國雜記謂諸事皆王振之功固
不可知要當以文達之言為是

宣宗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諭之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
上比茅茨不剪之意亦庶幾不忘乎儉矣

永樂十九年四月上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此始巡
撫鎮守之始

朝制大臣蔭子入監必奏行禮部覈其華行得實乃為覆請今悉歸
之吏部 祖宗之法置不用矣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楊雄從祀而進董仲舒 太祖
嘉納之至成化三年七月十四日詔封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二十一

為建寧伯蔡沈為崇安伯貞德秀為浦城伯通行南北兩監并天
下學校改正從祀

永樂己亥秋上以有司薦布衣文瑛至見而奇之遽授浙江右布政
使前此所未有也瑛字廷璽鳳翔隴州人

洪武癸酉崇仁縣令羅恢上言孔子廟庭從祀如論語稱有若者四
責宰我者二宜以有若居十哲而以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

人不宜從祀遽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
奏不報恢字師聖永豐人任至國子博士見周叙撰恢墓誌

宋仁宗像直武我朝 孝陵像文昌見劉定之贊

洪武元年春正月 太祖即位祭告天地文其畧曰帝賜美賢李善
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遂有戡定采石水寨繼于海牙方山陸寨陳

也先表州顧祥江州陳友諒潭州黃忠信新淦鄧明龍泉彭時中
荊州江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辰
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
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蓋都老保等處之兵遂息民於田里解
縉統論上功德其大征伐有曰縛張士誠致陳友諒友諒為偽
潢張九四為偽吳明嬰為偽夏方國珍為偽宋

閣老楊公廷和性度褊倨然能任大事 武宗革命之日江彬在位
天下事殆不可知而公獨能奮力殫智縛彬就獄以死奪冗官百
人於豪強烈焰之中不一顧避於今上可為有定策功至議禮不
合為言官論列失意而歸每言革命之事未嘗不泣下霑襟也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千五百石者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五

率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允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
三目 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
允言而允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太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一則曰朕本淮右
布衣

景字書作昶永樂中崑山夏太卿景於文淵閣寫經 文皇見其字
愛之問其姓名因移日於永上故今書文從之天順甲申筮茂舉
進士 英宗不知其字李文達言音與陝字同因命改為陝

國初詔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陝字差調等
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為令

國朝吏部選官曰天選選之日上退朝立寶座後召尚書等官面命

國初定百官朝賀禮儀。贊禮者山呼則曰聖躬萬福。後三呼萬歲。未知起於何時。

洪武十八年設醫學正科。尋止之。至三十一年乃定制。設官鑄印。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諸道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今制新科公試舉人得給券乘傳。蓋始此。

漢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至仁宗四世始立州郡學。我朝太祖於至正午秋即訪求遺書立國學。以許存仁主之。洪武二年立郡學。八年立社學。其視前代相去甚遠矣。

欽天監每年二月朔進曆樣。十一月朔頒中曆於諸王。大統曆於百

官進內。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壬趨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於宮門。御屏議用紙數本。色拆色併監收。俱祠部官一員。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廿二

輪往予嘗與之

宣宗製歷代臣鑒外戚事。監二書既成。即以賜勲戚臣。俾昂之。

洪熙元年十一月御劄付札書。呂震言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其家屬榜發教坊錦衣獄浣衣局。并習匠為功臣奴者。悉宥為民。給還田土。凡言事謫戍者。亦有為民。

交趾國王械繫入中國。以詩謁藩臣曰。吾入中華。大邑州夷邦馬敢。謂王侯。可憐無主東隣客。却作中原大國囚。鴈過衛陽邊。塞遠雲遮故里楚。天愁有人問我家。何在萬里長江不斷頭。

國初徵經學士江右胡子祺。王佑等十八人。至是日大中奏文明之。祥上悅。悉授御史。

成化壬寅八月。憲宗命監生楊敦。宦舍孫知。往昆陵段銓家取載。

江綱盧岐僧院取刻絲觀音羅漢又命太監王敬往蘇杭諸處取書籍珍玩時敬之翼于千戶臣即王孛子誅索無厭江南為之搔動巡撫三原王公按其狀上之悉坐以法

成化癸卯九月十四日太監覃昌傳旨廣東韶州巡檢劉璋陞錦衣鎮撫仁智殿辦事儒士楊埭陞鴻臚寺序班文華殿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義陞蘇州府通判是時傳陞之濫非可數計偶閱王公奏議論邵義事特識其一耳

安南國在漢為交趾郡國初其主陳日烜奉貢稱臣後陪臣黎季犁殺其嗣子煜而立己子蒼為王使易姓名朝廷數遣使誨諭弗悛乃命將臣朱能張輔討之以父老言陳氏夷滅已盡願復交趾為郡縣詔許之見王文簡公平安南序今南都國學尚存交趾館又歷代小史八十五卷

聞朝鮮國李氏亦為陪臣所篡

永樂間一宮人姓韓身不滿三尺而長於膝呼為韓長文皇與之奕負則賜一金錢勝則命什地三轉而起之

國初選科道不限年歲成化間始定三十以上方與選若由庶吉士則二十五歲以大也

紀太后黜居吳后幽宮生孝廟而卒吳后實有保抱之功年十餘歲憲廟猶不知悼恭太子卒宦者張敏始言上即召見儀形器語不凡大喜送仁壽宮撫育孝廟登極甚德吳后幾欲復之抑於仁壽一日皇城邏卒得吳氏姪所盜幽宮銀器上親召問之曰娘娘所與自門隙中投出非盜也上見其貧甚憐之後其官為錦衣百戶吳后賜加膳等於諸妃止德間吳夢劉瑾欲焚之以滅

迹執政曰吳嘗母儀天下若爾必大駭物情乃以妃禮葬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初封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襲封親郡王各減半支又以歲歉不給乃為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得本支蓋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即支祿米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禮部既舉行十六歲已上支祿之法又以生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為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所生皆與庶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使帝孫王子豈謂無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為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因辱則處宗藩之法於斯闕矣

蹇忠貞公初名瑑登進士為中書舍人 高皇時奏事稱旨深見獎

歷代小史

卷之五

廿五

賚一日問汝蹇叔之後乎御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近大學士張璉以避上嫌名請改名字敬上親字之曰懋功二公寵遇同而功德蓋不侔矣

戶部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參政未行胡文安公言於 文皇曰郭敦有大臣体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見獎勞再四賜宝鈔襲衣明日陞禮部侍郎兼大僕寺卿用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

昔靖王辰北虜犯邊劉太卿祭言 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

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也少隨夫戍生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国為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 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而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

必有所授之也。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曹屠公鏞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因言輔係儀賓之弟不當居輦下乃出為叅政遂條為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為輔佐曷嘗有是邪

年號犯前代者三前涼張重華五代奩人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上都偕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冢宰試選人題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以譏內閣也

仁壽太后之喪予時在膳部奉檄治喪事英廟山陵不與孝莊合多有議者奪於仁壽竟不行仁壽崩上召內閣屏內臣密語

歷代小史

八十五

十五

以手畫圖示之必欲通壙中隔道合于一且曰此先帝意也可令禮部卜日行之無所避忌於是孝莊乃合英廟玄宮焉

李中丞克嗣巡撫吳中欲均田賦問其利害於一陸官荅曰吾不知利害但聞國初有滕尚書者曾建此議高皇怒其變亂黃冊腰斬於市李公不敢更言均賦矣嘉靖間王守儀銳意均之節奉明詔不顧也吾長洲田畝均三斗七升水鄉下田十年不三四登者大受其害而高卿腴田亦不為益何也文襄公之法四斗五斗額田半折白銀每銀一兩准米三石六斗七斗而上全折花銀每銀一兩准米四石徵收之法先米白銀次之花銀又次之故民力舒焉今畝徵米二斗銀八分五釐准米一斗七升則銀一兩土折米二石又一時併徵民不堪命文襄之良法盡壞而羨息亦不復在

民今計蘇州多米萬石以明詔之故不敢作正故有司徵收用新法戶部會計用舊額巡撫者亦不寃其故上下相蒙以為利孝皇時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佃私爰均徭則例又擅革按近夫後召內閣曰陸佃為御史乃敢擅作均徭則例減舊制夫後劉公健對曰均徭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不奏請對曰多是革弊興利豈可罪之乎上曰已姑令回話繼不深罪亦須薄懲今府縣往往違詔亂法更賦變徭刻為成書肆行於時漫無糾舉者皇明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其備獨委任闈人之禁無之世以為怪或云本有此條因校在司札監削去耳闈人當刑無斬首惟剥皮凌遲二條以其刑餘之人也

正統庚辰戶部尚書黃公福言天下學校宜得實才乃設提調學校歷代小史 卷十五 廿六

之官以憲臣為之賜爾書以行
正德丁丑浙藩林少叅塾莆田人錄革除間死事之臣刻之十得五六寧波郡守王公璉山東日照人聞變造戰艦將完文廟已入來路上義而釋之卒于林下先大夫帝言之惜少參不獲聞也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慧出昴是年元運除舊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明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車駕比符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者有子嗣願自淨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正統初居中用事張太后崩權傾內外遂成土木之禍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為大學士在內閣吾蘇吳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為禮書湯陰袁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京師為之語曰禮部六尚書為皆老翰林十學士三

是曰丁朝紳一時盛傳蓋十學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為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

高皇推卿相聘儒士皆有勅今惟內閣吏部元臣降手勅而已

國初命百官禮儀皆尚左改右丞相為左丞相餘官如之按漢尚右如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是也豈尚左之說因循至我朝始定而其間或有因革耶

歷代小史

卷五十五

十七

國初以禮部尚書崔亮議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祭 朝廷祭門戶中雷竈井四品以上中雷門竈三神五品以下門竈二神命為令又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壽星五神為中祀命翰林院撰文國初工部尚書黃肅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今諸臣有過罰俸當姑此

高皇時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宗廟亦有服其見私親尊長亦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於是定議別制梁冠絳衣絳裳革帶大帶白襪烏寫佩綬其衣裳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用袂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去佩綬從之仍令如式制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為祭家廟用之又議古祭享無上香之禮命罷之

洪武間以河間知府楊葦安等來朝命吏部精別賢否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職不稱者為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今此制亦間行之然但以宴其第居上者

欽天監漏刻博士元統推演大統曆積分之數上進云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言有郭伯玉者西安府郿縣人也糧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教之源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上是其言翰林待詔朱善言臣見民間婚姻之訟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為婚故為仇家所訟或以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歷代小史卷五是謂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本無尊卑之嫌古人未嘗以為非也欲以臣奏下群臣弛其禁上然其言今大明律中乃載若娶己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並離異不知朱善之言與頒律之時孰為前後也

遣進士分巡郡邑廷議以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而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皆厚遣之

上嘗以給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適符周元士之數改為元士繼又以六科為士之本源又改為士源後仍改為給事中

孝宗登極之日有掌酒內官携其所弄兒入內儀以禁嚴不得出懼而投之酒甌為同輩所發上怒曰是兒奚罪立命斬之諸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上不聽命諸璫盛服觀刑又

一豎有寵舉膳時或令匍匐作犬飼以為笑他日入光祿寺庖人
誤污其履豎怒蹴之至死上即收下獄豎涕泣求哀上太息曰法
者祖宗所立朕安敢貸竟戮以抵罪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上疏有六害二病三漸之說語侵貴戚貴戚惡
之宣言曰彼所謂張氏誰和中外度其必有深禍早朝上忽問李
夢陽事如何劉健疑上怒解之曰夢陽狂生妄議時政惟陛下
下有罪以開言路 上作色曰夢陽為朝廷蓋言孰謂狂邪健出
不意慚感無地時中宮力請誅之 上曰此直臣也何可深罪止
令覆奏罰俸數月

學士張元禎進所著太極論上寘懷中時出展誦凡數日乃已聖性
好學如此時語侍臣云人於身心當自檢束已不能檢而欲服人
其能乎

歷代小史

八十五卷

十九

文恪公言 高皇克陳友諒俘其妻孥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
子女今友諒三犯我金陵囚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閻氏可沒
入掖庭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國於長沙將之國閻氏語
之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為汝忍死於此仇日當為
父復此讐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於宮中潭王來觀入止宮不
以禮自檢歸國發兵反 立向皇遣太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堅閉
城門抱其幼兒繞城上行叩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闔王不見賊王
因擲於城外遂舉火闔宮盡焚携其子投墜墊而死 高皇大怒
因假妖星亂宮為辭盡戮宮人 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餘悉殲
除焉

太祖南都建文官開濟等宅基公麗因呼為樣房至今猶呼品官房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悉由大江至洪武十三年海運遼東以供
軍餉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糧舡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
至通州一由江入淮歷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
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
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海船造辦
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由會
通僭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三年始罷

洪武甲戌五月兵部試尚書茹瑄奏禮庶子襲父秩止封贈嫡母所
生庶母無封贈制劉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之秩

歷代小史

卷五

三十

封贈詔從之後復以茹劉二公言宋嫡繼母亡許封贈所生之母
無正妻次妻並封者今議正妻次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
有子次妻無子俱存未有定論上曰制封嫡母正妻所生則庶
從宋制見行事例但嫡母在生母不得受封亡後始乞恩若父秩
貴於子則以父秩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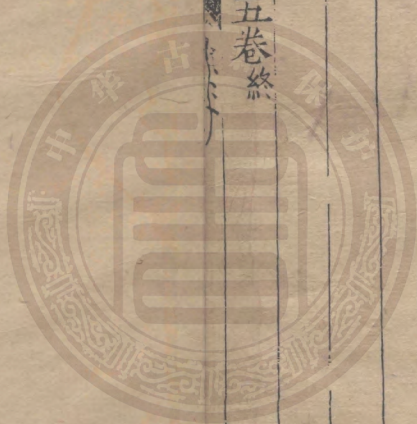
洪武丙寅命翰林院議軍官男姪替職襲叔伯職事及第襲兄養子
女婿承襲養父母封贈禮制事見條例但養子女婿事載功臣錄
以後未有聞者

給事中寇瑛臨汝人仕仁廟朝少孤鞠於祖母王及登朝以妻所
得封邑回授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瑛始又著令不封贈父母不許
先封妻室

中書舍人許應會試如弘治之屠徑是也亦許應鄉舉如成化之官
常是也教官登第者尤多

歷代小史八十五卷

終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六

北征錄

金幼孜撰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北虜是日 駕出德勝門幼孜與

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甲車馬旌旗之盛耀于川陸風清日和

埃塵不興鐃鼓之聲旬震山谷晚吹清河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

雪融泥深馬行甚滑晚吹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發沙河午

次龍虎臺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七下人馬輳集僅容

駕過如是者凡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須臾大雪少頃

雪霽天宇澄淨雲霞五綵爛然照耀山谷西南諸山無雲巖壑積

雪如銀臺玉關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峯頂四顧皆奇觀 上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六

立帳殿前而東北諸山命某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

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形影也十四日早發永安甸大風甚

寒且行且徼幼孜觀騎逐免不覺 上馬過前 上笑呼幼孜三

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巖萬壑聳列霄

漢瓊瑤璀璨光輝奪目真奇觀也午後次懷來十五日早發懷來

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

城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駕華上都於此取酒午次雞鳴山

相傳以為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幼

孜三人曰此即雞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

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

承寧寺基有歐陽玄所撰碑尚存其西北崩處工石猶新其下即

書 覺 大 聲

目小石擊面面為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門為車所塞從
土堤而下地滑馬多自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既而上召獨
光大徃上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幼孜
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到在彼控馬二十六日
駐蹕興和上祭所過名山大川上駐馬於營前召幼孜等謂
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
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為壑因壑為池守此誰能輕
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聖諭二十七日駐蹕興和上閱武營
外時天晴大風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忽天陰上曰
雪且至命亟回至營門雪下已而大風復晴二十八日風寒駐蹕
興和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獵者得黃羊至上召幼孜等三

人觀之遂立語於帳殿前至二鼓乃退三月一日晚上召至帳
殿語至二鼓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庶明日有精神歸帳房
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駐蹕興和賜食
黃羊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
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鴛鴦鴻鴈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
坐者行者譽效者白者如雪黑者如墨或馳騎逐之即飛起人去
旋下翱翔翔於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岡千次鳴鑼戍一上
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
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
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即元之中都此
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少頃上復謂曰汝等觀此四均壘關又

好音冊製也

渾河流出盧溝橋有石柱數十比列於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為魯般造橋未成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為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路甚窄僅可容兩馬人馬轉輳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坳兒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巖然下歷下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坳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上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賜酒殺牛次泥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宣府上閱武營內夜雨十九日微雨駐蹕宣府閱武營內二十日駐蹕宣府二十二日發宣府晚至宣平召幼孜等謂曰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并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六

永無事矣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水未解水從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有缺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栗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吹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上指関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粟然入関兩峽石壁崎嶇如削時車馬轉集折関垣以度過関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時時聞度澗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雷靈凝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著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峯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

與每日所見者異汝若倦時少睡半餉即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
次幼孜等叩頭退初八日駐蹕鳴鑾戍夜上坐帳殿前望北斗
召幼孜等觀北辰正值頭上語至二鼓乃出初九日駐蹕鳴鑾戍
上大閱武藝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旗幟鮮明
戈戟森列鐵騎騰暉鈺鼓震動上曰此陣詭敵嬰鋒爾等未經
大陣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
風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
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鑾戍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
高見鹿蛻角于地長數尺許槎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盡東北
有山頗高如諸山上曰此即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
雲霧間如海波層疊上曰此即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

歷代小史

卷之八十六

四

下則又卑矣由是地平曠沙中多穴上指示曰此鼯鼠穴也馬
行其上為所隔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
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上令中使下馬取觀
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上召幼孜與光
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汝輩
詳觀之比來每物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
雪乃是蘆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伯顏山也上登山頂
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上曰人未
經此者每言塞比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
草間有兩途如驛道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
此時少水羣士多不食者夜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飯皆

足十一日駐蹕凌霄峰北。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天晴，十三日午復下雪，夜漏下。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灑浙，毛髮栗然。乃出十六日五鼓，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橐駝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闌無一人，但見鹿，蛻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西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帥過，見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問駐蹕處，亦不知。軍帥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來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

行十餘里，遇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巖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層疊高抵，宛如人所為者，自輿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里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栢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荷圍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久俟報馬不至，日已暮。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相與盤旋於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滂沱而流，行數十里，遇

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即按馬行五六里徃問之曰左掖軍馬言駕起徃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午至錦水磧見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曰作日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令者三十輩來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一介書生何蒙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爲報十八日駐蹕錦水磧上念幼孜無馬鞍命中官傳旨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上指示曰此答魯城也

卷之六十一

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午次環瓊圃自此皆沙陀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烏鴛二十日次壓虜川水多鹹炊飯色皆變黃作氣臭食不下咽日暮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齧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一日駐蹕壓虜川二十二日次金剛阜日暮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地生沙蔥皮赤氣辛臭有沙蘆服根白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葍氣二十四日夜甚寒上召草勅硯水成冰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井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鶻鵞海子疑即鶻鵞澤也地志云鶻鵞澤在宣府此

鶻鵞澤

去宜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六日發小

甘泉 上召語虜中山川 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

皆白產虎豹亦白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

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故知之行十

餘里 上召令馬上章勅幼孜三人按轡徐行執筆書草成 上

已行三里餘飛鞚至 上前視登觀畢令騰真下馬坐地於膝上

書之午次大甘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河中跳兔與幼孜

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

或曰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大不能復之疑即詩所

謂躍躍薨兔者也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

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於大甘泉北十里屯駐二十九日午次清

歷代小史 卷之八十一 七

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入三十日駐蹕清水源去

營六七里地忽出泉予與光大往觀至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

足四月初二日進神應泉銘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陀漸少

時大風寒予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側常以手執帽籠 上顧而

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此處少水由清水源載水至此

晨炊初六日早發屯雲谷霜氣甚寒皆衣裘戴狐帽行十餘里

上召曰幽風云一之日臧發二之日栗烈今已秀萸之時而氣尚

栗烈人皆衣狐裘未經此者與之言自是不信光大對曰誠所謂

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水臣若不涉此亦不深信 上

笑曰爾等誠南士也午次玉雪岡見 上手帳殿 上見光大衣

狐裘暖帽笑曰今為冷學士矣初七日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

峽

銘曰維日月明
維天地壽玄
石勒銘與之
依之久

石音石不平
欽石音果
小石也

大坡陀甚平曠遠見一山甚長一峰獨高秀玉如拱揖 上指示

曰此賽罕山筆言好山也又曰阿卜者筆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

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少登此若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為其

所窺矣午次玄石坡見山桃花數襲盛開草莽中忽覩此亦其符

特 上登山頂製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并書玄石

坡立馬峰六大字刻于石時無大筆用小羊毫筆鉤上石勒成甚

壯偉可觀晚有泉躍出于地如神應泉足飲人馬名曰天錫泉

上命幼孜三人及尚書方賓侍郎金純往觀至見人馬填滿泉水

上溢出旋復壅塞初八日次鳴轂鎮初九日二發鳴轂鎮是程若

遠然地甚平曠午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可飲新掘井皆鹹苦

午後忽微雨風作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暄熱人皆疾矣過數里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六

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礪礪層疊東南諸山皆土晚至歸化甸云

上與諸騎將前行眺望有泉出于地遂名曰靈秀泉適中官以玄

石坡字來進觀畢命司禮監藏于篋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

中行地多鼠穴馬行其上輒蹈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

玳瑁瑪瑙碧王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為玩午至楊

林茂地亦有美石但不如前所見者之佳晚有泉出於營之西南

遂命名曰神貺泉十六日午次禽胡山營東北山頂有臣白石

上命光大往書禽胡山靈濟泉大字十七日次香泉戌十八日早

發香泉戌行沙陀中多山桃紅滿地爛熳又有榆林叢生不甚高

有鳥巢甚完固舉手可探之皆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

土城基問人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屯糧於此過川入山有泉流

馬皆不飲泥臭故也西南山峰甚秀上欲刻石令方賓與幼孜
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觀無佳石得一石略平可書正書忽風
雨作遂下山至營復命上面營前高峰而坐上曰人恒言此
山有靈異適登此忽雲陰四合風冷然而至遂命之曰靈顯翠秀
峰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鎮上登靈顯翠秀峰令幼孜四人
從晚次高平陸無水於廣武鎮載水至此晚炊二十日次懷遠塞
二十一日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神獻泉上令光大書捷勝
岡三大字于石山多雲母石并書雲石山三字刻于石二十二日
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見荒山野草上曰四望無際莫知其
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
日午發清冷泊晚至雙秀峰是程無水自清冷泊載水炊飯適天
陰風寒下兩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峰踰時至威虜鎮
泉曰末清二十五日午後發威虜鎮晚至紫霞峰二十六日至玄
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上召幼孜三人隨駕同行聽其
言瓦剌事夜命寫勅無卓以擅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
十七日次古梵場二十八日早發古梵場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
高廣峰巒聳拔蒼翠奇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峰高起上多白
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晚至長清塞有泉水甚清賜名曰玉華泉夜
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甚久方
退三十日至順安鎮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
之入畫者遂令畫工圖之晚下雨五月初一日早微雨發順安鎮
行十餘里山多白雲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即名白雲山又行數

里白雲中有清氣接地望之如青山白雲 上曰此山甚高大可

觀幼孜以為信然 上笑曰此氣也非真山若誠為山則天下之

山無有過之者度一岡遙見臚胸河又過一岡 上攬轡登其頂

四望如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馬久之賜名曰飲馬河河水

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傍多榆柳水中有洲多鰲擊

青草長尺餘停去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頃有以來進者駐

營河上地名曰平涼鎮初二日駐蹕平涼鎮賜食 御庖鮮魚初

三日發平涼鎮由此順臚胸河東行午至祥雲巘 上立帳殿前

召語片時乃退初四日晨發祥雲巘午次蒼山峽哨馬營已值胡

騎四五人得箭一枝馬四疋來進初五日發蒼山峽午次雲臺戍

地多野韭沙蔥人多采食又有金雀花花似決明莖似枸杞有刺

歷代小史卷之六

十

葉小圓而未銳人采取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黃花菜花大如筒蒿

葉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六日次錦屏山初七日次玉華峰

初八日發玉華峰胡騎都指揮欵台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兀古兒

扎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初九日 上以輕騎逐虜人各齎糧二

十日其餘軍士令清遠侯帥領駐劄河上扈從文臣上令尚書方

賓及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留營中初十日早雨 駕將發

余同光大詣帳殿見 上請隨 駕同往 上曰爾不能戰陣往

亦無益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有不及或為爾累爾留此豈不安

幼孜叩頭不勝感激後送光大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別殊覺愴

然是日哨馬營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清遠侯復遣

人護送馳詣 上所蓋欲以為鄉導也十五日早食後出城東回

至清元侯帳下土移時得 上追逐胡虜動靜十六日食後同張

侍 袁中書出城外登一小山西望天宇空闊情懷甚適十九日

食后 聞捷音將至甚喜清遠侯來邀作午飯仍食鮮魚二十一日

早飯出城外候 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喜且戚時 駕

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至營中見 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

詔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先回 上以騎兵追逐餘虜東行步

行者俱不得從是日發平胡詔及書勅諭數道甚忙迫午後起營

二 大兩午後兩止發威遠戌晚至廣安鎮二十四日發

廣安鎮 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大兩平地水流暮

兩止二十五日發蟠龍山兩意未止晚次臨清鎮二十六日午後

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是程無水載水為早炊二

十七日發定邊鎮午至河午食後渡河河水稍深據鞍不能渡幼

孜三人俱脫衣乘散馬以渡水沒馬及腰以上暮至雙清源夜禁

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渡

晚次平山甸 上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津河之由嘆曰朕渡

河時已命筏上渡汝何不由彼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

臣言者故不由彼渡 上笑曰今日方為艱難汝得無懼乎因渡

水得一木板上有虜字就以進 上令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

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次盤

流戌六月初一日次斡罕岡初二日發斡罕岡午經闊灤海子

上令幼孜數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

闊望之者無胖岸遙望不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

之物莫平於水嘗經江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
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入 上曰此水周圍十餘

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故大也遂賜之曰玄冥池晚次玉帶

河初三日次雄武鎮 上召予同勉仁往此大看馬及退漏下已

三鼓矣初四日發雄武鎮晚次清胡原初五日次澄清河初六日

發澄清河數里渡河穿入柳林中柳蒙密不可行下皆汙泥行五

六十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次青楊戍初七日

發青楊戍凡四渡河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刺華言子箇山山甚

峻拔遠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狹山攢簇多松林 上曰此松林

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詭謂虜地有此奇觀也晚次蒼

松峽隔岸坡陀間樹林蒼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深數

尺而草稍俱爲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因問之知虜騎曾經此過

一宿草爲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渡泥河數次河狹水淺兩

岸泥深人馬多陷晚渡黑松林蒼翠可愛遂下馬少憩復行十數

里下營飼馬日沒復啓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澗

不勝崎嶇月落路難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辨幼孜三人從寶纛

須臾莫知其處但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半山間逾時復上馬下

至平川路多沉淖且陷益難行而鄉道亦惑遂止次飛雲壑初九

日發飛雲壑行二十餘里凡渡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已見虜

列陣以待 上飭諸將嚴陣先率數十騎登山
以望地勢幼孜三人下馬被甲復上馬瞻陣後渡一大山見虜出
沒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僞降先是 上在虜必僞乞降

勅以待至是虜果來。上在陣前召取勅，勅遂馳馬至前以勅進。上曰：虜詐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勅付來者去。又行數十里。

駐兵於山谷中，忽見陣動，亟上馬前行，俄聞砲聲，左哨已與虜敵。

虜選鋒以當我中軍。上歷宿衛，即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數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纛前進。上已駐兵于靜虜鎮，遣傳

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主上已久

下營，可亟回。子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

諸將皆由東行人，渴甚，以衣於草間，且行且拽，漬露水，扭出飲之。

行數十里，始得水。晚，次駐蹕峰。十一日，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

散者，冬予三人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玉、翼忠折領馬步後

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晚，次長秀川，而輜重彌望十

歷代小史 卷之八十六 十三

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

十三日，次廣漠，戍歸大營。上逐虜於山谷間，復大敗之。夕，方回

營，幼孜三人見于帳殿。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幼孜三人叩

頭謝。十四日，發廣漠，戍行數里，渡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

出沒，來窺我後。上按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虜

見競奔而前，銳響伏發，虜蒼黃渡河，我騎乘之，生禽數人，餘皆死。

虜由是遂絕。晚，次蔚藍山。十五日，次寧武鎮。十六日，次紫雲谷。十

七日，次王潤山。十八日，次紫微岡。十九日，次青陽嶺。二十日，次清

華原。二十一日，次淳化鎮。二十二日，早發淳化鎮，渡河，深及馬鞍。

既渡，以為無水矣，而入一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復渡。兩

河泥隔及馬腹，馬行泥濘中，幾陷。晚，次秀水溪。二十三日，發秀水。

溪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迴山折如羊腸日凡七八渡登高下低馬力疲倦逾數岡至營晚次峽中二十四日次錦雲峰二十五日次永寧戍二十六日次長樂鎮二十七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嘖替拂之不去晚次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間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營之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公主造寺出家于此國初廢二十八日次金沙苑二十九日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邊多榆柳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可觀上曰此景循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為橋以渡晚次玻黎谷三十日次威信戍七月初一日次武平鎮初二日次開平營于幹耳采華言宮殿也元時宮殿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

卷之八十六

十四

荒煙野草間可為一慨初四日次環州上召賜瓜果初五日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連渡數河水深及馬鞍晚次寧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經元西涼亭故址四面石墻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栢兩行仍在但蕭條寂寞觀久悵然而出晚次盤谷鎮初八日發盤谷鎮入山峽中路甚險兩山相夾如行夾城中上曰此山險阨若是雖有虜騎千群豈能至此縱至此斷其歸路鮮有能出者晚次獨石初九日次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山水泛時此處最險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能度者崖石懸處甚平光大曰此處好鑄磨崖碑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相合也初十日次夔然關十一日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二日次鎮安驛十三日次懷來十四日次永安甸召賜瓜果十五日度

居庸關 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自入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
橋晚次龍虎臺十六日次清河十七日 駕入北京前錄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躬帥六師徃征瓦剌胡寇答里

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馬少官軍凡五十餘萬予與學士胡
公光大燕子楊公勉仁偕扈從是日夜特啓行由安定門出午至

清河下營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止十八日晨發清河午至沙
河 命光祿寺賜酒饌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途間雨止午次龍

虎臺後復雨二十日晨發龍虎臺度居庸關午後至龍虎州下
營二十一日至榆林兩午後至懷來下營雨不止二十二日早雨

止發懷來午次沙城晚晴二十三日午次鷄鳴山大風二十四日
午次泥河二十五日次宣府大風雨下即止是日穀雨二十七日

卷之八十六

十五

晨發宣府午次宣平大風二十八日次德勝口晚發風下雪二十

九日度野狐嶺風寒午後次興和三十日風寒四月初五日移營
於興和北十里沙城初六日大閱軍士初十日次紅橋是日立夏

十一日次凌霄峯即兀出于伯顏兩連宵不止甚寒十二日早雨
食後發凌霄峰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十三日早微雨午前次

五雲關即哈刺罕有水十四日霜寒次高平早即忽牙撒里禿十
六日次殺虜城即答虜城十七日次龍沙甸即阿蘭惱兒午後雨

十八日次錦雲磧大風雨雪晚後晴十九日次小甘泉二十日次
大甘泉二十一日次清水源即馬塔馬二十四日午發清水源晚

次屯雲谷無水自清水源載水至作晚食二十五日次玉雪岡是
日小滿二十六日發玉雪岡晚次女石坡大風二十七日次鳴轍

鎮二十八日發鳴轂鎮晚吹清風擊無水大風二十九日早寒午
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酉早寒午次楊林戌初二日次禽胡山
初七日大風寒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戌初八日風寒已時發香
泉戌午後次廣武鎮即哈刺莽來夜雨初九日大雷雨下雹如雪
積地二三寸初十日次懷遠塞十一日次玉帶川即柴充是日芒
種十二日次富平鎮即兀兒充十三日次翠幕甸無水暗宿十四
日次長山峽少水十五日次至喜川十七日次環秀岡十八日午
發環秀岡暮次野馬泉暗宿十九日次蒙山海二十日午發蒙山
海晚次威武鎮二十一日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泊二十三日
午次飲馬河微雨晚晴二十六日夏至二十七日移營於飲馬河
北十里凡五渡河至營暮大雷雨二十八日次飲馬河二十九日

早食後復自飲馬河北仍五渡河于前次飲馬河西三峯山六月
初一日壬寅次飲馬河清流港初二日早微雨發清流港循飲馬
河行二十五里復晴下營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無水暗宿初
三日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午炊食
後再行晚次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嘗建宮殿
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濶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
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
刺河胡人常出入之處也初四日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哨馬來
報背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午發雙泉海暮至西
北三峽口即康谷里該無水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
寇數百人宵遁初六日次蒼崖峽初七日次急蘭忽失温賊首答

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赤寧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疋上躬環甲甬帥官

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西鼓譟而進寇且戰且却將暮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

鋒火銃竊發精銳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一不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無算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刺河上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

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九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雨下風寒初十日頌師午次廻流甸晚微雨風寒十一日晨發廻流甸午出三峽

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海子諸軍乃以火銃先擊據海子者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恐火銃再至亦遁

卷之十六

去晚次雙泉海十二日次平山鎮十三日次飲馬河清流峽是日

小暑十四日次飲馬河平川洲十五日次飲馬河青楊灣十六日次飲馬河三峯山十七日渡飲馬河西北三峯山東南下營阿魯

台遣頭目數十人詣軍門謁見上皆賜以衣服絹帛米糧復勞之酒肉遣回十九日移營於飲馬河北舊下營處二十日午後渡

飲馬河凡三渡水循河行數里下營二十一日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三日次青山峽微雨無水宿二十四日晚

次蒙山海二十五日午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即止暮次野馬泉二十六日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

八日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次翠幕甸三十日次富平鎮七月初一日次玉帶川大風微雨初二日大風初三日次懷遠寨

初四日次廣武鎮過二十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初五日晨發廣
武鎮午前過香泉戌午後次禽胡山爲平胡詔其晚就遣都指揮
季瑛同中官齋回北京初六日次楊林戌晚下雨初七日次歸化
旬晚微雨復晴初八日午前發歸化旬途中下雨晚次清風壑初
九日次鳴轂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石坡初十日次屯雲谷十一
日次清水源十二日次小甘泉十三日次錦雲磧上召賜食燒
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日次龍沙甸下雨十五日次殺虜城微雨
晚晴十六日過高平阜下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
十七日晨發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峯上召賜食燒羊
燒酒十八日次紅橋十九日次興和二十一日晨發興和度野狐
嶺過德勝口午後次萬全大風雨二十二日午次宣府下雨至更

十八

盡雨止二十三日次泥河下雨二十四日次鷄鳴山途中微雨晚
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午次土基二十六日次懷來
二十七日次永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處暑晨發永安甸度居庸
關午後次新店大雨晚奉旨同光大勉仁先回八月初一日早
文武百官迎駕由安定門入上升殿群臣上平胡表稱賀而

退
錄

